放膽文章 玫瑰遲香

鐵蒺藜邊的玫瑰一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

文/羊子喬圖/編輯部

亞里士多德說:詩比歷史 還真實,因為歷史記載特殊的 事件,而詩描寫普遍的事物。 對於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 件,已成為歷史的記憶;而刻 劃這苦難事件的文學藝術作 品,卻不斷的湧現,讓我們不 斷地反省過去的錯誤。歷史不 能被遺忘,經驗必須要記起, 便成為流行的言語,所以在 「戒嚴時期」蒙受不明之冤的 受難事件,就成為回顧歷史、

記起教訓的最佳教材。

揭開白色恐怖時期疑雲

從1947年228事件之後,到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,台灣 作家文人因為不滿極權統治, 或行動或提出諍言而遇害或下 獄的,可說無法勝數,尤其 1949年5月19日陳誠宣佈台灣全 面實施戒嚴令,直到1987年7 月15日解除戒嚴,長達38年的 戒嚴時期,爆發衆多的政治案





件,數千人遭處決,數萬人遭 監禁,這就是一般所稱的「白 色恐怖」,如《新英文法》作 者,也是詩人的柯旗化所指: 台灣有如一座監獄島。

為了歷史反省,為了記取教訓。國家台灣文學館特別針對「白色恐怖時期」受難作家,策劃「鐵蒺藜邊的玫瑰一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」,這是台灣邁向民主深化的二十一世紀之省思,也是面對過去幾十年來自由、民主、人權遭受踐踏的事實,試圖揭開重重疑雲,讓朝野共同檢討警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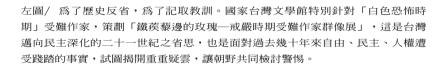
手無寸鐵的作家 成為「坐牢家」

當我們透過國家機密檔案

如今我們從這些檔案中,整 理出作家遭約談,或亡命,或 被逮捕、判刑、下獄、槍決的 個案,做一次小小的耙梳,透 過這些歷史文獻,讓我們更能 體會手無寸鐵的作家遇害經過 及反抗精神的情操,他們不分 省籍,堅持理想的反抗精神已 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份。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,大多數為 台灣知識份子,而「白色恐 怖」受難者,卻不分省籍。六 ○年代《自由中國》的雷震、 《文星案》的李敖、《漫畫 案》的柏楊,可知是新聞自由 遭受迫害的典型案例,他們是 作家也都成為「坐牢家」。同 樣地,七○年代的陳映真、魏 廷朝、吳燿忠,到八○年代的 王拓、楊青矗、呂秀蓮,也涉 及言論、結社、叛亂等罪嫌, 紛紛成為階下囚。

重建歷史原貌還給歷史公道

解嚴之後,許多政治受難者 或作家,才敢寫出他們當年被



捕的經過,有的以回憶錄(鍾逸 人《辛酸六十年》、有的以小 說(葉石濤《紅鞋子》、陳映 真《鈴鐺花》、《山路》)、 新詩(柯旗化《母親的悲願》) 的文學形式,來表達他們的時 代見證:同時還有更多的作家 遺作、手稿、文物、史料等待 我們去挖掘發現,去重建歷史 的原貌,還給他們一個歷史公 道。

此次展覽整理出來的作家 群像,大致可分為二類:一、 未遭迫害前即為作家,二、因 案入獄,開始讀書寫作才成為 作家,如施明正、楊碧川、姚 嘉文:雖然也有些作家,因遭 人誣告而涉案,被判感化而無 入獄者,如蔡秋桐(因涉知匪 不報,被處感化三年)。由於 作家涉及政治案件者頗衆,近年官方檔案出土,正是全面田野調查的時候,因此,此次展出只是拋磚引玉,無法一一詳列,疏漏在所難免。

省思過去的錯誤

期待美好未來

歷史罪惡雖可原諒,但歷 史真相不可忘記。「鐵蒺藜邊 的玫瑰一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 像展」,將作家的簡介和身影 陳列出來,讓這些歷史檔案再 現,這只是歷史重建的第一 步,而要重新賦予歷史意義, 是需要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田野 調查,歷史學者的文獻解讀, 文學研究者的作品解說 才能 夠讓我們來共同省思過去的錯 誤,期待美好的未來。

